那些花儿

王晓虹

3月的一天傍晚，回家走到楼下，突然发现楼下石板的缝隙中一些紫色野花已悄然怒放，在春寒料峭中那么明丽动人，使我在一瞬间感受到了春天的温暖和热闹。

我不知道这些野花叫什么名字。它们小小的身躯使着劲儿，从钢筋水泥地和石板缝隙中钻出来，紧贴地面向上生长，在寒风中傲然挺立。一朵、两朵、六朵、九朵……我俯下身子，像发现新大陆一样仔细地端详它们。深绿色的叶片舒展开身子，托举那些穿着紫色衣裳的小花朵盎然生长。

一日后，我到苏州出差。此时的苏州已是姹紫嫣红，在街头、在公园、在校园随处可见的玉兰花正开得欢实，枝头挂满紫红色的花朵；纤细修长的竹子茂密翠绿；满树桃花开得那叫一个热闹；各色月季争先恐后怒放……适宜的海拔、空气、温度，让这些植物和花卉生长盛开得毫无负担和压力，想起高原古城绽放的那些紫色野花，顶着料峭春寒，绽放的小小花朵却开出了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精气神。

回到西宁，楼下那些紫色野花依然傲立，披着紫色衣裳还是那么俏丽可爱。这些长在石板缝隙里的紫色小花，没人给它们浇水撒营养液，也没能住在温暖的房间里，但蓬勃的生命力是那些插在花瓶养在花盆的温室花朵无法相比的。

有朋友告诉我，这野花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“紫花地丁”，生命力极强，是在早春冰雪融化时节在路边、草地、石缝间盛开的一种野花。在民间，紫花地丁是人们心目中的“春天的信使”。

从春天到夏季到秋季，越来越多的小花们漫山遍野地现身了。尤其夏季，百花纷至沓来，在宽阔的草地上、在森林的深处、在潺潺流动的溪流边，你总能看到七彩缤纷、身姿俏丽、迎风摇曳的野花。这些美丽的花儿宛如洒在空旷的山野和草地上的彩色星星，扮靓了青海高原辽阔壮丽的山山水水，为在大自然中兴致盎然、吸取力量的人们带来了情趣和美的享受。

那些花儿，有的，人们叫得出名字；有的，姓甚名谁，大家一无所知。但这都不重要，所有的花儿都吸收了天地精华，以饱满的精气神，向宇宙空间展示自己小巧却壮实的体格，展示它们裁剪美丽的衣裳。它们是大自然的杰作，是大自然馈赠给人间顶好的礼物。这些花儿和挂在枝头的各种野果子一样是生物链的组成部分，它们在阳光下、和风中、蓝天下分外生动。

那些花儿，是植物学家、林草专家心中的宝贝，更是天地回馈给我们人类的珍贵礼物。花儿把美丽呈现给我们，我们无需像植物学家、林草专家一样去考证它们的前世今生、姓甚名谁，我们只需要在自己的脑海里、内心深处记住它们美丽的模样就可以了，并且时时不要忘了保护它们。它们点缀着我们平淡的日子，让我们的时空变得有趣起来，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多种味道、多种喜悦和很多希望。

那些花儿，将开放在我记忆深处，久久绽放，不会凋谢……

炮仗面

马敏钰

外地人初次听见“炮仗”二字，第一反应总是鞭炮爆竹，只当是个热闹的名字。来青海游玩，许多人会惦记一碗拉面、一盘手抓羊肉，再配上一碗清冽的甜醅，抑或是口味层次分明的酿皮。不知从何时起炮仗声名鹊起，已有不少游客专门寻到西宁街头，点名要尝一碗炮仗面。

只是很少有人懂得，这一碗面里，盛着高原百姓世世代代传下来的烟火气息。在西宁街头的面馆里，一句干脆的“老板，来碗炮仗”，是本地人再寻常不过的开场白。

炮仗面得名，是否因为面条在锅里猛火炒制时被铲子铲成短截，模样像一个个小炮仗，此说法值得考究，但做法确实讲究：先拉长面，下锅煮熟，再入锅大火爆炒。面团反复揉拉，抻成细面，捞出沥干，和肉末、青红椒、粉条一起猛火翻炒，成品筋道弹牙，香辣入味。

青海面食种类繁多，拉面、面片遍地开花，很少有人知道，这一套独特做法，是高原面食独有的创造。一碗炮仗面，滋味全在锅气里。一口下去，锅气十足，把高原寒风带来的疲惫全都抚平。

不少人以为青海面食重油重辣，其实不然，真正的好炮仗，咸鲜适中，酸辣恰到好处，面条的韧、肉臊子的香、粉条的弹牙、青菜的清爽互相融合在一起，急不可耐扒拉上一大口，足以令你发出人间值得的喟叹。

进店吃面，自有一套当地人的仪式。先端一杯熬茶，再舀一小碗葱花酸汤，等着面出锅的空当，顺手在柜台挑几瓣大蒜。抿一口温热的熬茶，咸中带甜，慢慢润开喉咙。等到热气腾腾的炮仗端上桌，依着口味浇上辣椒油、淋上陈醋，拿筷子拌匀。每一截面条都裹满酱汁，再就一瓣生蒜，蒜的辛辣衬着肉香，香味十足。喝一口酸汤，酸辣暖意顺着肠胃散开，面碗见底，酸汤喝净，再喝一口熬茶压下油腻，吃得酣畅淋漓。

离开家乡才懂得，尝遍四方各色面食，最惦记的还是一碗炮仗。炮仗面可以被切成一小段一小段，可漫长的乡愁却是剪不断的。

慢慢来

朱青芬

晨练时说起时光匆忙得生日都忘过了，没吃上一口面，老公惊叹：“你都四十有三啦，四十五岁都可以当国家主席了。”

“切，什么思维，那你当了个啥？”“我说现在是人生最好的年华。”老公解释。“我还是觉得年轻最好。”“傻傻的，有什么好。”“是傻，但还是最好。”我固执我的意见。老公妥协了：“是啊，尽管青涩，也有青涩的好。”

我只是嘴上较劲，心里却认可每个年龄段都有本身的好和美。如现在的林青霞那种岁月洗涮沉淀后的美丽，自是那些小姑娘装扮不了的，也是青春飞扬跋扈的她们不能体会和觉察到的。盲目自信于年轻的容颜与从容内敛的岁月竞争，自然是要吃亏的。所以时间很公平，谁都会犯年轻的错，等到年轮的藤蔓慢慢缠绕到大腿根、腰上、脖子上，想起年轻时的种种荒唐与不堪、愚笨与任性，会不会怅惘悔恨地喟叹：那时年轻啊！

看古人乃至父辈们的成长故事，小小年纪要独自担当家族家庭的盛衰枯荣，现在蜜罐里长大的孩子，一张嘴啥都知道，其实啥都搞不清。心智未开化，性倒是早早熟了，害得家长们既盼着长大又害怕长大，那种心理，不是家长的不能体会。

女儿动辄以老女人这个称呼来戏谑我，稚气未脱的她已开始意识到岁月的力量，开始比较老师和母亲谁脸上皱纹多谁脸色更黑黄，就像一枝不动声色抽薹发芽的蓬勃植株，逼着你承认日渐老去的现实，又恨不得女儿一夜成长，跳过成长中的那些烦恼。

人生很多事急不得，你得等他自己熟。记得李宗盛这样说过。那就慢慢来吧，如果不是很急，我们不妨从容点。

这篇题为《慢慢来》的随笔，是十年前随手写的。近日网上爆红的一首歌《慌啥子嘛》：“慌啥子嘛，慢慢来，太阳下山有月亮爬上来”。有网友云：被安慰到了，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里，这首歌像姥姥拍着你的肩膀说，别着急，慢慢来。

十年后再看，我们好像患上了速度病，干啥都讲求快快快！或许正如非洲古谚语说的那般：我们该停下飞奔的脚步，等一等被身体甩飞的灵魂。